《阿房宫赋》复习课

2024.11.19

六王毕,四海一,蜀山兀,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,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,直走咸阳。二川溶溶,流入宫墙。五步一楼,十步一阁;廊腰<u>缦</u>回,檐牙高啄;各抱地势,钩心<u>斗角</u>。

六国灭亡了,天下统一。蜀地的山秃了,阿房宫建成了。它覆盖三百多里地,遮蔽天日。(阿房宫)从骊山北边建起,折而向西,一直通到咸阳。渭水和樊川浩浩荡荡,流入宫墙。每隔五步(有)一座高楼,每隔十步(有)一座亭阁;走廊萦绕曲折,檐牙高耸,如鸟仰首啄物。楼阁各随地势的高下走向而建,各种建筑物都与中心区相连,屋角相对,好像兵戈相斗。

盘盘焉, 囷囷焉, 蜂房水涡, 矗不知其几千万落。长桥卧波, 未云何龙? 复道行空, 不霁何虹? 高低冥迷, 不知西东。歌台暖响, 春光融融; 舞殿冷袖, 风雨凄凄。一日之内, 一宫之间, 而气侯不齐。

回旋曲折,像蜂房,像水涡(一样稠密层叠),矗立着,不知它们有几千万座。长桥卧在水上,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?楼阁之间的通道架在半空,不是雨过天晴,怎么出现了彩虹?高高低低的楼阁让人分辨不清西和东。人们在台上唱歌,歌声响起,好像充满着暖意,如同春光那样和暖。人们在殿中舞蹈,舞袖飘拂,好像带来寒气,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。一天之内,一宫之中,而天气竟会如此不同。

妃嫔媵嫱, 王子皇孙, 辞楼下殿, 辇来于秦。朝歌夜弦, 为秦宫人。明星荧荧, 开妆镜也; 绿云扰扰, 梳晓鬟也; 渭流 涨腻, 弃脂水也; 烟斜雾横, 焚椒兰也。雷霆乍惊, 宫车过也; 辘辘远听, 杳不知其所之也。

六国王侯的宫妃们、女儿孙女们,辞别(六国的)楼阁宫殿,乘辇车来到秦国。从早到晚歌唱弹琴,成为秦始皇的宫人。(光如)明星闪亮,是(宫人)打开了梳妆的镜子;乌云纷纷扰扰,是她们清晨在梳理鬟发;渭水涨起了脂膏,是她们在泼掉含有脂粉的洗脸水;轻烟缭绕,香雾弥漫,是她们在焚烧椒兰等香料。雷霆般的声音突然响起,是宫车从这里驰过;辘辘的车声越听越远,遥遥地不知道它驶向何方。

一肌一容,尽态极妍,缦立远视,而望幸焉。有不见者,三十六年。燕赵之<u>收藏</u>,韩魏之<u>经营</u>,齐楚之<u>精英</u>,几世几年,剽掠其人,倚叠如山。一旦不能有,输来其间。鼎铛玉石,金块珠砾,弃掷逦迤,秦人视之,亦不甚惜。

宫人们的每一处肌肤,每一副姿容,都娇媚极了,她们久久地伫立,远远地凝望,希望皇帝能宠幸自己。有的甚至三十六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。燕赵、韩魏、齐楚收藏的金玉珠宝,都是多少代多少年,从百姓那里抢掠来的,堆积如山。一朝不能保有,都运送到这里。把宝鼎看作铁锅,把美玉看作石头,把黄金看作土块,把珍珠看作石子,扔得到处都是,秦人看着,也不觉得太可惜。

嗟乎!一人之心,千万人之心也。秦爱纷奢,人亦念其家。 奈何取之尽锱铢,用之如泥沙?使负栋之柱,多于南亩之农夫; 架梁之椽,多于机上之工女;钉头磷磷,多于在庾之粟粒;瓦缝 参差,多于周身之帛缕;

唉!一个人的心思,就是干万人的心思。秦始皇喜欢繁华奢侈,老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。为什么搜刮钱财的时候一分一厘也不放过,挥霍起来却像泥沙一样呢? (秦始皇的聚敛)使阿房宫里支撑房屋大梁的柱子,比在田里耕种的农夫还要多;架梁的椽子比织机旁的做工的女子还要多;钉头个个凸起,比谷仓里的谷粒还要多;瓦缝参差,比(人)全身衣服上的丝线还要多;

直栏横槛,多于九土之城郭;<u>管弦</u>呕哑,多于市人之言语。使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。独夫之心,日益骄固。戍卒叫,函谷举,楚人一炬,可怜焦土!

纵横的栏杆,比九州的城郭还要多;管弦之声嘈杂,比闹市里人们的言语还要多。这使得天下人不敢口上言语而只敢心中含怒。残暴无道、失去人心的秦始皇的心,也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。戍边的士卒呐喊起来,函谷关被攻占,项羽燃起了一把大火,可惜豪华的阿房宫变成了一片烧焦的土地!

呜呼! 灭六国者六国也, 非秦也。族秦者秦也, 非天下也。 嗟乎! 使六国各爱其人, 则足以拒秦;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, 则 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, 谁得而族灭也? 秦人不暇自哀, 而后 人哀之;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

唉!使六国灭亡的是六国自己,不是秦国;使秦国灭族的是秦自己,不是天下人。唉!假使六国能够各自爱惜他们的百姓,那么足以抵抗秦国;假使秦又能够爱惜六国的百姓,那么可以依次传递三世乃至万世而做君王,谁能够消灭它呢?秦人来不及哀叹自己,而后代的人哀叹他们;后代的人哀叹他们而不以他们为鉴,也会使更后代的人又哀叹后代的人了。

一词多义

(过、幸、走、复、兴)

过

(1)雷霆乍惊,宫车 <mark>过</mark> 也 (杜牧《阿房宫赋》)	经过,通过
(2)从此道至吾军,不 <mark>过</mark> 二十里耳 (司马迁《鸿门宴》)	超过
(3)日 <mark>过</mark> 午已昏 (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)	时间过去
(4)则知明而行无 <mark>过</mark> 矣 (《劝学》)	错误,过失
(5) 闻大王有意督 <mark>过</mark> 之 (司马迁《鸿门宴》)	责备
(6)一日,大母 <mark>过</mark> 余日 (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)	探望
(7)至微至陋, <mark>过</mark> 蒙拔擢 (李密《陈情表》)	过分,过于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,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,请访问: https://d.book118.com/188022134140007000